

责任编辑:柳红霞
美术编辑:刘 颖

从《尚书·禹贡》天下分九州开始,“荆州”一词就开始流行,就这一点,今天许多城市的名字就显得无比年轻了。当然,大禹时代的“荆州”并非城市名称,而且当时的“荆州”与今天的荆州地域范围并不相同,它指涉的地域远比今天的“荆州”要大,大到涵盖了从荆山向南到五岭的南方。长江岸边的城市“荆州”则是很晚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

荆州与水的关系自古就错综复杂。荆州城,也叫江陵城。荆州城距长江仅仅4公里,历史上,荆州城与长江的距离比这个更近。传说最早的荆州城是三国时代关羽修筑的土城,现存荆州城为明末清初建筑。荆州古城修筑在渚宫遗址上。渚宫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水上宫殿,它也是楚国的水上门户,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吞吐码头。有人说,修筑渚宫是为了控制南方;也有人说是为了楚王观赏长江胜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它的存在说明当时纪南城之南的荆州城一带还是洲渚之地,是典型的沼泽地。

荆州古城西北约12公里是八岭山。八岭山是离荆州古城最近的堪称“山”的地形。它事实上是一处墓地,墓葬年代上起东周时期,下至明清,前后达2000年之久。八岭山以西是丁家咀水库、大白湖水、太湖水、金家湖水等一连串水库,再往西则是漳河、沮河。因此,八岭山也是荆州西部、西北部的一道拦水屏障。沮河与漳河在当阳汇合后,由北向南经过万城,在李家埠转向,与长江并肩东行,它在荆州城南的学堂洲、万寿园附近曾经有个人工入口,1992年截弯取直后从今天李家埠镇附近的临江寺入江。沮漳河并不长,从荆山源头到入江口,干流全长322公里,但从它进入江汉平原算起,到入江口仅仅90多公里。这条并不算长的河流,楚国看得极其重要,楚昭王说“江汉沔,楚之望也”。

在遥远的过去,漳河进入荆州后穿菱角湖,有一个新的名字,即杨水,它顺八岭山西麓经丁家咀水库向东南穿过太湖农场,在荆州城西秘桥一带分为两支,一支从荆州城南绕过,经文湖、江津湖、太师湖、锅底湖、木沉湖入长江。今天荆州市区水沉湖港路附近还有众多残存水城。木沉湖在楚怀王时代就是著名的码头,即“木关”。楚国著名的免税通行证《鄂君启节》记载了这个关口的名字,“上江,度木关,度鄂”。据说屈原离开郢都,正是从这里进入长江,开始了他的“西浮”之旅。而另一支则从荆州城北绕过,从纪南城、郢城南入长湖。今天人们在荆州古城北可以看见两条河流,一条是护城河,护城河之外便是古杨水的分支,不过,人们不再称呼它杨水,而叫太湖港。荆州城西,万城、李埠镇以东的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细流来自荆州城西北的漳河的一系列水库,它们被一个神奇的“港”字概括了。太湖港不是港,也不是渠道,是真正的河流,它们最终都会向东入长湖,或向东南入长江。

纪南城到东北方向的汉江直线距离是50多公里,到东北方向的汉江江口重要集镇沙洋也是50多公里。从襄阳到纪南城的物资运输需要从汉江到汉阳再溯长江而上到荆州,这个距离对于楚国雄霸中原的梦想过于漫长。孙叔敖决定修一条运河连通长江与汉江与纪南城,具体路线是,上段运河从汉江边的沙洋经高桥、彭家湖、借粮湖进入长湖,下段运河从长江边沙市经便河、草市、雷家垱,从关沮入长湖。上下两段都借用了长湖和其他湖泊的水道。如此,把襄阳到纪南城的水路从900公里缩短为不到90公里。为了确保运河的畅通,孙叔敖另外在纪南城西部的沮漳河引水,以补充枯水季节运河的水量。这条补水的渠道就是观桥河,也叫太晖港、太湖港,是古杨水的一支。孙叔敖主持修建的沙市与沙洋之间的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运河。两千多年后,当代水利人在这里修建了一条新的运河,即江汉运河。2014年9月,引江济汉工程通水通航。引江济汉输水渠道宽60米、航道水深5至6米,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这条中国当代最大人工运河把长江和汉江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环绕江汉平原的航运圈。

20世纪80年代的荆州曾是中国著名的轻纺城市,“活力28”洗衣粉、沙松牌冰箱、鸳鸯牌床单、荆江牌热水瓶等

亲情随笔

第一次为母亲洗头

□ 纳 歌

母亲,在我眼里是这世界上最坚强的人。可是,坚强的母亲因长期辛劳终于病倒了。开始时母亲依然坚持自理起居,不让家人照料。只是近半年病情加重,母亲已经无力行走,只能卧床静养,这才同意我和弟弟轮流照顾。

冬天就要来了,母亲想洗一下头,干干净净过一个冬天。可怎样为病中的母亲洗头呢?我一筹莫展。

我从来没有为母亲洗过头,在记忆中全都是小时候母亲为我洗头的印记。我特意跑到楼下的理发店去请教,然后反复推敲洗头细节,默记于心。

我特意选了一个天气晴朗的中午,太阳高照,室内温度也高一点,这样不用担心母亲受凉。

母亲躺在床上,头伸在床头外,身上用薄被盖好。母亲担心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要把儿媳找来帮忙。我说,儿子也顶半边天。母亲听了嘴角微微上翘显出一丝笑意。

我先烧好两壶热水,一壶放在床头边,一壶放在厨房备用。又拿来两个水盆,一个盛半盆热水放在床头,下一个盛半盆冷水放在身边备用。然后把毛巾、洗发

露、吹风机放在床头,擦地拖把也靠墙放在门口。我一件一件地做需要准备的事,开始为母亲洗头。我搬了一张凳子坐在床头边,左手稳稳地托住母亲的头,右手轻轻地从母亲额头把头发梳理到脑后,再小心翼翼地用手从水盆掬起一捧水细细地倾在母亲花白头发上。就这样一捧、一捧把水慢慢湿透了母亲的头发。偶尔,把母亲散落在额头上的几根短发用手指梳到后面,再用毛巾仔细擦拭母亲眼眶四周,防止水流到眼睛里。

母亲一直闭着眼,平静安详,脸色苍白,失去了往日的红润。

我轻轻梳理着母亲的头发,恍惚中看到母亲在幼儿园时的我洗头,似乎感受到母亲用手轻轻揉搓着我的头发。

清洗完头发,我将洗发露倒入水盆一些,续上一些热水,用右手慢慢搅拌均匀,掬起一捧水倒在头发上,然后轻轻揉搓,再从另外一个水盆中掬一捧清水将头发上的洗发露冲下来。就这样反复直到把母亲的头发都揉搓、冲洗一遍。

很快这盆水用完了,我弯腰把备用的水盆移过来,续上热水,用手指试了一下水温,继续为母亲清洗头发

母亲的眼泪

□ 张 迪

我从没见过母亲落泪的样子。她的要强和骄傲像一个牢牢贴在身上的标签,只有透过那些无意间被我发现的泪水,我才能窥探到藏在这标签背后真实的母亲。都说疼在身上,也疼在娘心头。小时候的我很是淘气,8岁那年,我不小心被坚硬的铸铁压水杆撞掉了门牙,嘴唇顿时血肉模糊。母亲吓坏了,抱着我直奔医院。一路上,我在母亲怀里疼得嗷嗷直哭,眼泪混着血泪流了母亲一手。我哭着,忽然感到有几滴泪水落在我额头。我抬头看她,母亲不住地喘着粗气,下颌上几滴水珠摇摇欲坠,脸庞上泪水汗水划过的痕迹交织在一起,鬓角的头发已湿透,长长的睫毛分成了络儿。那一刻,她的眼泪像一只温暖的手,从我的伤口上抚过,我压抑住哭声,不想再惹她心疼。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母亲总能轻松应对所有事情。一天放学,我去给下地干活的母亲送饭。但那天的母亲让我觉得很陌生,她孤独地蹲在花生地里,蜷成一团,头深深地埋进臂弯里,肩膀不停地抽动着。突然间,她跌坐到地上,放声大哭。不远处,我呆住了,等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她似乎已经平静了下来,抬手抹了一把脸,站起身来深吸一口气,又开始捡起花生来。午后,我迟疑地询问父亲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因为前几天连续下雨,地里花生不好收,母亲又着急收成,好给我交学费,天天愁得睡不着。原来轻松的背后是艰难的盘算,母亲的眼泪仿佛滚烫的热水,让我不敢靠近。

姥爷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又是一年中秋节,母

代表了江汉平原一个时代的风尚。但为水所困的荆州,往往令投资者望而却步。直到2012年,荆州城区只有一条长90公里、内燃机牵引、时速40公里的货运铁路。2010年10月26日,三峡水库首次成功蓄水至175米水位,标志着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任务如期完成。175米蓄水成功对荆州人有特别的含义,即,当荆州遭遇百年一遇洪水时,三峡大坝可控制沙市水位不超过44.5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荆州不再受水的困扰和束缚。

摆脱了洪水的威胁,变化就开始了。2012年7月,汉宜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荆州向东、向西的通道瓶颈打通,荆州与国家“八纵八横”中的一横联系在一起。2020年9月,荆荆高速铁路开工建设,预计2024年开通。线路虽仅77公里,但对荆州意义非凡,因为它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一纵,荆州向北、向南也连上了铁路大动脉。2019年9月,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浩吉铁路(即蒙华铁路)建成并开通,江陵站是这条中国北煤南运的战略运输通道在荆州设立的煤炭疏运基地。2022年2月,国家长江干流过江通道规划中的荆州李埠长江公铁大桥正式动工。大桥上层为二广高速改线后的过江通道,下层规划为荆州至岳阳城际铁路过江通道。

一个一个瓶颈被突破,一次又一次与现代交通体系并网。十年,仅仅十年,荆州的交通格局为之一新。曾经沉寂的古荆州又焕发了新生。依托煤炭疏运优势,荆州引进了总投资460亿元的华鲁恒升项目,规划建设国内一流、行业领先的现代煤化工标杆企业。未来,一个以煤炭清洁深加工、高端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氢能产品为龙头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将在荆州崛起。

华鲁恒升项目是标杆,富春染织也是标杆。纺织业是荆州的传统,但缺乏带动纺织印染行业整体水平提升的标杆。2021年,国内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芜湖富春染织落户荆州,在荆州经开区投资建设自动化生产线,打造国内最先进的筒子纱染色工厂。富春染织给荆州本地印染、染色等配套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2023年1月,36个纺织服装产业重点合作项目在广州集中签约,总金额204.2亿元。2023年5月,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链发展大会在荆州市举行,52个纺织服装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额369亿元。一花引来百花开。目前,荆州市共有纺织服装高新技术企业16家、纺织服装科技型中小企业46家。一个500亿级的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轻工业也是荆州的传统产业,在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下,荆州以高端化、智能化推动轻工业转型。荆州制造过闻名全国的沙松冰箱,早在2008年6月美的集团在荆州落地,这是荆州新时代续写轻工业辉煌的基础。2018年以来,美的冰箱荆州工厂实施2000多项技术改造,实现数字化转型、智能化生产,生产效率提高52%,交货周期缩短25%,质量缺陷降低64%。今天国内销售的冰箱,每100台有15台来自荆州的工厂。2023年2月,美的集团通过智能化技术,把荆州美的洗衣机工厂改造为智能家电领域全球首个5G全连接工厂,成为国内智能化工厂的典范。围绕美的集团的冰箱、洗衣机等主业,荆州设法把美的集团所需的零配件生产本土化,形成100多家配套企业的产业集群。为了达成目标,他们甚至拆开冰箱,看看有哪些零配件,谁生产的,在哪里生产的,然后他们找到生产厂家,协商能否在荆州生产。

回想过去,人们关注的是荆江大坝和荆州的水位,是楚文化和荆州古城。2022年荆州GDP首次突破3000亿大关,人们从这个消息里看到了一度被冷落的荆州的新形象。人们今天依然关注荆州古城和楚文化,也关注荆江大坝,但关注的视角变了:人们透过水文化和楚文化,更多感受到荆州与新时代的同步共振的强劲音符!

(李鲁平,湖北枝江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哲学硕士、法学博士。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作协副主席。著有诗集《橙号73》,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虎跳河边》,长篇非虚构《武汉传》,理论与评论集《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身与心》(文学艺术的伦理视域)等。)

生活感悟

穿过岁月的珍珠

□ 旋 莉

周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安静的客厅里。手机微微震动,屏幕上弹出一则通知,我终于获得了自考本科文凭。回首三年的坚持,不禁唏嘘感叹。三年来,我都坚持着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冬夜里,寒风刺骨,困意袭人,温暖的被窝几乎令人无法抗拒。我轻手轻脚地起床,穿过安静的客厅来到书房,打开灯,捧起厚厚的书本,开始了一天的学习。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都在台灯下奋笔疾书。厚厚的一沓笔记本是我努力的痕迹,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我每一个困惑不解的时刻、每一次豁然开朗的醒悟。那些艰难的时刻终于都过去了。看着手里的文凭,我在泪光中笑出了声。

脑海里忽而闪过一幅画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光线昏暗的书房里,正埋头书写一部旷世之作。他的眼神坚定而炯炯有神,手里握着一支蘸满墨汁的毛笔,笔尖在纸上飞舞,描绘出一个个生动的角色和场景,一个个西游取经的故事随之跃然纸上。故事中的角色和场景在他的笔下生动展现。老者从50岁写到72岁,这部作品在他手中逐渐成形,他的脸上洋溢着疲倦而满足的笑容。他就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这个不屈不挠、坚持自我、热爱创作的老者,凭着坚定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用文字描绘出了一个充满魔力和想象的世界。

正如在电视专题片《动物世界》中看到的那样,母鹰对雏鹰开始进行严格的训练时,它把雏鹰推向巢外,雏鹰还来不及作出反应就像石头一样迅速下落,只好在空中奋力的拍打翅膀,却还是踉踉跄跄地摔到了地上。第二天,母鹰又故技重施,将雏鹰推了出去。雏鹰勉强维持着平衡,左右摇晃着,然而一阵大风吹来,雏鹰一阵慌乱,扎进了干草堆。第三天,母鹰站在雏鹰的身边,发出一声低叫。雏鹰应声向外飞去,稳稳地飞出了几十米,又稳稳地落到了地上。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坚持练习的幼鹰终于成了一只能翱翔于天际的雄鹰。

时间是最好的礼物,如同繁星在黑夜中闪烁,每一颗都经过了漫长的旅程,才最终照亮了我们的夜空。同样,我们的努力也会在时间的积累下,绽放出最绚烂的光芒。

一个初秋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揉着朦胧的睡眼走出卧室。刚步入客厅,突然一对绚丽的鸢鸢落在我肩头。它们转动着宝石般的眼睛盯着我,继而发出清脆而明亮的“啾啾”声,仿佛在用欢快的声音跟我这个新朋友打招呼,“早上好呀!”我所有的睡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我想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天,达西——一个失去一条腿的猎人,被迫独自在森林中的小木屋里度过。他的生活失去了活力,陷入了绝望。然而,一切在一只猎鹰的到来后发生了改变。这只猎鹰的羽毛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眼神凌厉而机警。达西一瘸一拐地带着猎鹰行走的时候,对照着他的阳光一点儿也不怕了,从那以后他不再戴眼罩,仿佛失去的腿又回来了。

人生,总是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它不期而遇的到来,让人温暖。乡村女孩苏明娟,每天独自穿越田野,步行整整一小时,只为了抵达那个破旧如风的教室。1991年,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解海龙,就像捕捉飘落的雨滴,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了这个瞬间。《我要上学》这幅照片,就像一颗石子被投入湖面,瞬间激起了涟漪。它让无数的人为之心动,纷纷向她伸出援手,帮助她渡过难关,重返校园。这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援助,更是一份温暖的希望,一份对未来的期待。轻而易举地按快门的动作,如同冬日的阳光,只要有那一束光,就有希望照亮前行的道路。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有这样一幕温情的画面。一群调皮的孩子在宿舍唱歌,歌词中充满了顽皮和童趣,甚至有些是对新来的音乐老师马修的侮辱。突然,他们的歌声被马修老师捕捉到,孩子们的笑容瞬间凝固,他们习惯了面对严厉的惩罚。然而,马修老师没有生气,只是淡淡地走到主唱面前,扬起了手,开始打起拍子。他的动作优雅而有力,像是在演奏一首看不见的乐章。他引领着主唱,教导他如何更好地融入歌曲中,如何将自我的情感和灵魂通过歌声表达出来。孩子们面面相觑,满脸都是惊讶。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那是一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

我的耳畔又响起了那对鸢鸢明亮的叫声,它让我拾起了一片温暖,摇曳着岁月枝头的静好。

虚无之画

□ 张 丹

小学时,学校举办兴趣班,因为时间冲突,我选择了作文班,放弃了画画。第二个学期,学校举办了一次展览,展出了很多获奖同学的画作。我驻足展览栏前,看着里面的画作,羡慕又后悔。记忆犹新的是一幅获了三等奖的水彩画,画的是公园里的朝阳,色调清新明快。我原本就喜欢画水彩画,如果当时没有放弃画画,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迎着朝阳,追着夕阳去采风。我会在公园的湖边支起画板挥洒自如,在画纸上慢慢展现丰富有序的色块,让结构明晰、层次丰富的朝阳图跃然纸上。

参加工作后,我一度对当初放弃画画耿耿于怀。我时常想象着如果当初学了画画,我可能成为一名设计师,进行别出心裁的创作。然而我并没有现在的我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谐的工作环境,在工作之余还能发展爱好。虽按部就班,但也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有一年端午节,我第一次去爬位于城南的翠华山,我没有坐观光车,而是沿着山路慢慢走,还没走到一半就没有体力了,只好放弃登顶,转而下山。下山路上,我一路都在懊悔为什么没有坐观光车上山,边低头走路脑海里边浮现出一幅幅美景。山顶的景色一定美丽如画,俯瞰足下,白云弥漫,环视群峰,云雾缭绕。我本该站在山顶,欣赏这一览众山小的美景,而我却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此时一辆观光车经过,疾驰下山,风中传来一句:“这里的景色好美!”我愕然,抬头,层峦叠嶂的山峰映入眼帘,乳白色的云纱飘游山顶,像仙娥在轻轻起舞,山腰的树荫郁郁葱葱。风一吹,调出各种绿色,翠绿、葱绿、深绿、墨绿……这满眼的绿色瞬间抚慰了我烦躁的心。我恍然,我身在美景中却不自知,居然总是幻想未选择的路一定充满了风景,殊不知,我现在走的路上也是风景如画。

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学了画画,人生也未必有更多的可能性;坐上观光车,我也未必真的能爬到山顶。那些未被选中的路,犹如一片无垠的画布,吸引着我在上面挥洒想象的色彩。在时间的海洋里,它们不断地被我美化、丰富,直至成为我心中那片最美丽的风景。这幅由我自己画出的,属于我自己的画,逐渐让我忘却,现在正走着的路,才是虚无又自己的最美风景。